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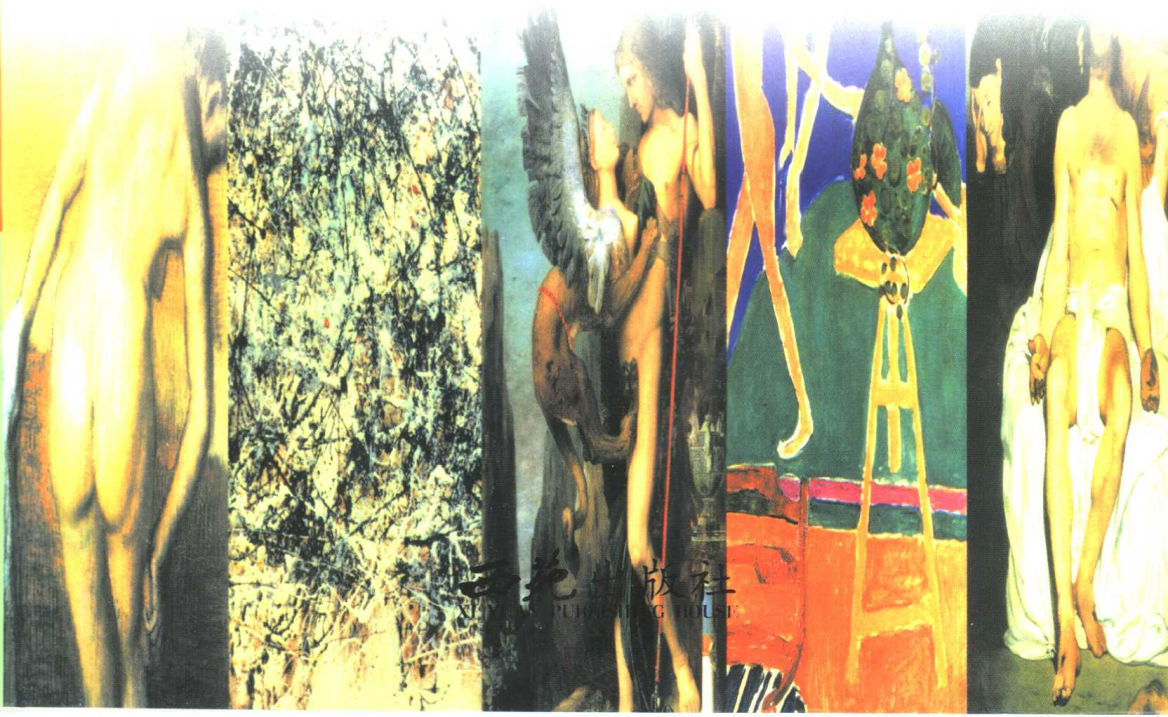
。徐小斌。著

名家漫步艺术殿堂

METROPOLITAN MUSEUM

缪斯的殿堂 林 我的梦想

走近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三联书店
LUNING BOOK HOUSE

走近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徐小斌◎ 著

缪斯的殿堂。

我的
林夕想

百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缪斯的殿堂 我的梦想 / 徐小斌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1. 5
(名家漫步艺术殿堂)

ISBN 7-80108-484-5

I. 缪… II. 徐…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478 号

责任校对: 高文岚

责任印制: 孟祥纯

缪斯的殿堂 我的梦想

著 者 徐小斌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字 数 35 千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484-5/I · 35

定价: 28.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前言

在我们推出这套“名家漫步艺术殿堂”丛书的时候，新世纪的钟声已然敲响，以此作为一份新世纪的礼物奉献给您，当不会显得太迟吧。

介绍有关世界著名美术馆和博物馆（院）及其收藏的艺术品的书刊和画册，应该是不少的了，但是由不同的作家以散文、随笔的形式来品读经典名作，还是不多见的，这也正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特色，我们称它为“艺术的另类，另类的作文”。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您能够有机会走近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著名美术馆和博物馆（院），了解和认识珍藏于其间的不朽的艺术珍品，体会其深刻含义，感受其无尽魅力，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成就，以弥补您不能看到原作的遗憾。二是让您能够在名家的引领下，有选择性地欣赏文物和艺术珍品，从而品味名家的思想精华以及其对艺术品的独特认识和感悟，这无疑也是一种高雅的享受。当然，如您能够通过这套书获得更多的启发，以致于激发了创作的激情，推出了优秀的作品，抑或迸出一番骇世惊俗的评论，促进世界和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这更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如是，则将使这套书的意义和价值更大。对此，我们是多么地愿意梦想成真！

您手中的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部分馆藏艺术珍品，大都会博物馆座落在纽约曼哈顿岛中央公园一角，其馆藏之丰多达二百万件以上，堪称世界之冠。它所展示的不仅是欧洲的绘画史，同时也述说着从史前时期到现代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精彩的馆藏涵括古代遗物到时尚流行艺术，而这座美的殿堂更可以说是美国的象征。作家徐小斌女士以其优美流畅的文字带领您神游其间，伴您徜徉、遐想、体味乃至顿悟。至少您能够于其中求得一份宁静、一种和谐。

2001年3月

山有奇峰须侧看

——《名家漫步艺术殿堂》丛书序

冯骥才

那日，在西苑出版社任职总编辑助理的王益先生驱车来津，到我的画馆中谈天。他忽说：“我想请您主编一套非常特别的书——请一些名作家谈谈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名画怎么样？”

我略一想，脑袋一亮，立时答应，说：好呵！

脑袋一亮，实际上是来一个灵感。写作人的灵感往往是忽然获得一个绝妙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便会有不同的景象。故苏轼便有他“横看成岭侧成峰”那个名句。由此引申说，一个角度就是一个世界呢。

作家，这些以文字思维的人，这些习惯用心灵说话的人，这些专事个性地洞悉世事人生世态人情的人，一旦面对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图画，他们会怎么说，并说出怎样超出常人而令人惊叹不已的话来？这件事挺吸引我。于是王益告诉我他已约到的一串作家响亮的名字。有张抗抗、徐小斌、孟晖、肖关鸿、应红、赵丽宏、王小鹰等。这些作家的书我都读过，也很喜欢，我很高兴来做他们的“第一读者”，领受一下他们的奇思妙想。

可是说实话，此后我的心里就有些打鼓了。因为我在报刊上不断看到一些写作人谈绘画的文字，大多叫我失望。那些文字，不过是用漂亮的文字把一些平庸的视觉感受转化为一种描述性的散文，一种专业上的隔靴搔痒，或是自以为是的门外汉硬充内行的装腔作势。这种写在于文学与美术之间的文字，对于文学和美术两方面都没有价值。

然而，当我看到王益寄给我第一批书稿时，我心里的鼓点便立刻停了下来，这第一批书稿包括三部。即孟晖的《维纳斯的明镜》，徐小斌的《缪



斯的殿堂 我的梦想》，张抗抗的《我游画海》。这三位一色的女作家分别写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美术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和德国的慕尼黑美术馆。当我进一步获知，她们都曾经亲身参观过这些美术馆，并感受过那些名画的美的冲击，以及缤纷的震撼。我想她们这些书稿

里就一定有可看的東西了。

作家提供给人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它的主观性和个性化的东西。

此前，我对于这套书最放心的一部，是年轻作家孟晖承担的卢浮宫。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又留学在巴黎。这套书的难度是首先必需超越博大艰深的西方美术史中知识性的东西，才可能煽动起精神的翅膀飞入“自由王国”。

而孟晖个人的经历现在成了她的优势。她的起点已经在空中，关键是她朝哪里飞。于是，我看到，她以一个老到的美术史家的姿态进入写作。她不像那么一种外行写美术，动不动就想卖弄学问。她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使读者怎样进入她已经“跑得烂熟悉”的卢浮宫，并进入每一幅作品中去。她采用的是一种循循善诱的写法，这从她为每一篇文字所精心设计的小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可是这些历史名画里边都有一个不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故事”。好像每幅画前都立着一扇关闭的门，阻隔着我们。这也并不可怕，精熟于欧洲历史和艺术的孟晖，手里有一把万能钥匙。她灵巧地把这些门全部打开。我说她灵巧，就在于她有着洗练、优美并富于表情的文字。她叫我们在欣赏她的文字时就不知不觉的徜徉于浩瀚而又灿烂的卢浮宫中了。她关于画中历史内容的表述，既有美术史家的地道与从容，又有作家的语言才华与情感色彩。我相信，单纯的美术史家很难写出这样一本关于卢浮宫的书来。

徐小斌以她一贯的敏锐、清澈、畅快的文风来写关于大都会藏品的书。令我惊讶的是，小斌对绘画有那么真切的热爱。从她的序文中，才知道她与绘画那一段遥远、牢固和缠缠绕绕的情结。于是在每篇短短的名画“配文”中，她总是写得



1572608

饱满丰盈，激情跳荡，热烘烘一片宣泄。故此在阅读中，我们特别要留意小斌的书中那些灵气十足的句子和出奇不意的思考。比如她谈到拉斐尔的《圣母子及众圣徒》时，居然从中发现几个类似敦煌飞天的形象。她说：“是西方人的天使，还是东方人的飞天？在这幅画面前，我们会突然感受到东西方文化内在的驱同性。这种结构，这种布局和纹路，与我们的敦煌壁画何其相似：那些布满团花、卷草和菱环纹的藻井！那些优美的复莲、流动的飞云、旋转的散花、飘舞的长巾、艳丽的葡萄与联壁纹，那些云气动荡、衣袂飘飞的美丽的伎乐天……都与眼前的关于圣母子的神话那样接近。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更伟大？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佛陀？抑或是，创造他们的人？！”

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有翼天使，敦煌石窟中的飞天，嘉峪关一带魏晋墓中的羽人，一直神秘的相互关联；关于他们的由来，缘起于东方还是西方？到底谁影响着谁？一直被中外学者争执不休。然而，在此处，它竟被徐小斌的一个带着悟性的发现，极有意味地重新被提出来了。

我甚至想到，
个题目，在中西
就可以写出厚厚
作呢！

抗拒在写慕
时，她采用另一
种角度。她没有
博物馆中间架一
法。这样她就聪
明地绕开了对
熟悉的西方美
种议论。那里
会无以自拔。

于是她也就俏皮地越过了一般性地评价绘画的浅显的层面。但她又没有故作高深，而是把这些名画当一种亲切的视觉生活。她直面这些“生活”场景时，坦率而真诚地述说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发现。一种社会的、人生的、生命的乃至自我的发现。比如在斯泰恩的《相思病》中，她看出“无痛是





永远的痛，而且真的无可救药”。在德·科宁克的《平原》中，她发现“在平原上我感觉不到平原的存在，只感觉天空的辽阔和高远”。在伦勃朗的《十字架的树立》中，她读出了“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名誉，比名誉更重要的是自由”。在抗抗这本书中，到处铺展着她感觉到的、体验到的、发现出来的、以及个人记忆中和难以忘怀的美感与理念。这样，她既揭开了绘画后边广阔的生活及其潜在的思想与哲理，也时不时将她极其个人的心灵天地袒露出来。

于是，这本书便成为抗抗一个独特的文本。从抗抗的个人文学创作看，这些名画是一种由头。在它们给她一种启迪与震动之后，便打开了她的世界，一下子叫她自由驰骋，汪洋恣肆起来。为此，我更喜欢抗抗在书中那种“遗世而独立”并信马由缰的篇章。

如果说孟晖是打开了世界的名画，抗抗却是被名画打开了自己，而小斌干脆一直在这艺术的圣殿里边随心所欲做着她浪漫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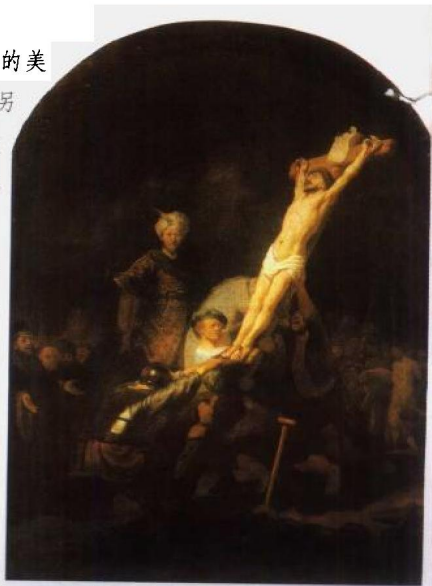
三个作家给我们三个角度。条条大路通罗马，都进入了人类艺术至高无上的殿堂。同时，三个作家放在一起，又是一个作家独有的角度。有别于任何美术史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的角度。她们伫立在一种个性的、情感的、感受的精神望点上，纵观那些天下皆知的名画。然而，由于这视点的独特，他们看到了常人不可能看到的深远而珍贵的东西。

这便是这套书的价值。

从美术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另类的独特的美术史话；从文学的意义上说，则是作家们一本另类和独特的散文与随笔。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到文学与艺术的双重收获，那便是编者感到洋洋得意的事。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术馆，文坛上还有那么多真心爱绘画的作家。真希望更多的作家能加入这套书的写作中来。

2001. 2. 27 天津



繆斯的殿堂 我的梦想

我有三个梦想,第一个,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二个,关于美国大都会;第三个,关于法国卢浮宫。

如果说,纽约是美国的皇冠,那么大都会就是当之无愧的镶嵌在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个多世纪以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座落在美国最繁华的都市,却远离喧嚣,展示着从史前时期到现当代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在这里,藏匿着全世界的奇珍异宝,包括埃及、希腊、罗马、伊斯兰、亚洲、美国、中世纪等跨跃时空的艺术品,以及武器、盔甲、乐器、服饰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巨大的绘画收藏:以法国印象派为主,由意大利、荷兰、法兰德斯、西班牙等地约3000件名作构



成了强大的欧洲绘画阵容。加上金融巨子罗伯特·里曼所捐赠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名画等藏品,更是成为一场伟大的艺术盛宴,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都会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我自幼酷爱绘画,曾经梦想做一个到处飘泊的画家。三四岁时会用石笔在水泥地上画娃娃头,5岁时曾经照着当时的月份牌用彩色铅笔画了一张《鹦鹉姑娘》,据母亲回忆,这件事当时颇轰动,从那时起,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的大人们都叫我“小画家”,小学三年级参加国际儿童绘画比赛还拿了奖。在13岁那年,我也确曾拜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姚治华先生为师。姚先生师承叶浅予,擅画舞蹈人物,用笔十分考究,那些行云流水般的线条令我倾慕不已。他的画一般都远销法国,因此他在西方的知名度远高于国内。他常给我留作业,当然是素描速写之类。但我偏偏对于这些绘画的基本功很没兴趣。心里的一股躁动与激情促使我还没学会跑就想飞。我喜欢无拘无束的绘画,无法忍受任何规矩和固定的程式。姚先生对我的一个亲戚讲,这女孩子很有才气,但是不学好绘画的基本功是不行的。等到我真正领悟到这一点时

已经晚了,那时我知道自己注定无法报考美术学院——我是无法忍受那种学院式的严格的。

于是开始看一些那个年代被禁锢着的西方画册。有幅画一下子吸引了我,那就是莫罗的《幽灵出现》。那幅画取材于宗教故事,画的是正在希律王宫廷中狂舞的莎乐美见到施洗者约翰人头

忽然大放灵光,受到强烈刺激的一瞬。传说莎乐美是公元前1世纪大希律王的孙女,以美丽妖冶淫荡著称。其母希罗底也是当时著名美女。希罗底初为其叔希律腓力之妻,后又为另一叔父希律安提帕霸占。施洗约翰于是责她乱伦,她怀恨在心。一日,正值希律王生日,希罗底令其女在筵前为王舞蹈,王大悦,遂愿满足莎乐美的一切要求。在希罗底唆使下,莎乐美便要施洗约翰的人头,王从其愿,将约翰杀死。这个故事带有一点残忍的神秘意味,画面上的莎乐美洁白眩目的肉体上装饰着缀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丝绸和硕大的金绿色阿拉伯宝石。这幅画以一种金碧辉煌、绝顶美艳而又绝对阴毒的形式走入我的梦境。后来我有点走火入魔地画了一些怪怪的画,譬如画一个古希腊装束的女人怀抱一颗头颅坐在一只刻满骷髅的骨船中,深黑的夜空中星星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

80年代末,有一次无意中用小足刀刻了一个黑女人的头像,衬在白纸中,竟有了一种特殊的韵味。于是便收集了一批包像纸的黑纸,用足刀精雕细刻起来。开始时还打个小稿,试图藏一点什么机关,什么寓意,后来索性抛却意念,随心所欲、心境空明地进入“准气功状态”,又有音乐相伴,刀尖上便悠悠然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节奏与韵律,黑的神秘沉重与白的灵动幽雅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我在这个世界乐在其中。1990年,我举办了个人刻纸艺术展,反响竟相当不错。

我的梦想开始实现了:1991年,我去了敦煌,感受了莫高窟的强烈震撼,回来后写了长篇《敦煌遗梦》。1996年春,我有幸在好友的陪同下步入了大都会博物馆这缪斯的殿堂,惊人的美丽与恢宏令我流连忘返,我竟一口气转了全部17个展厅,当看到我一直奉若神明的大师们的真迹的时候,那心情真是难以言



传。展厅里的保安终于答应我可以不打闪光灯地拍照了。于是我与最喜爱的几幅原作合了影(包括莫罗的《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莫奈的《干草垛》、凡高的《向日葵》等),这对我来讲意义极其重大,起码可以作为我实现梦想的佐证。记得当时正赶上台湾故宫珍品展览,所以来的人特别多,听说在我参观的前一天,当时已99岁高龄的宋美龄刚刚来过,这令我多少感到遗憾。

朋友身体不好,被我的兴致所感染,勉力转了几层,然后就在楼下的咖啡厅歇息去了,楼下的咖啡厅很大,是开放式的,周围是各种美丽的绿色植物,喷泉水一直可以喷到小桌子上,还有一些现代雕塑,大半是铁艺。我参观过后去找他,要了一杯APPLE JUICE,我们就那么坐着闲聊,想起2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风雨交加的夜晚学唱怀念周总理的歌曲,在新街口的那间奶品店吃粗糙的奶油点心,在黄昏的密云水库里游泳……好像还在昨天,可20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已经老了,现在是坐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黄昏的霞光里,忽然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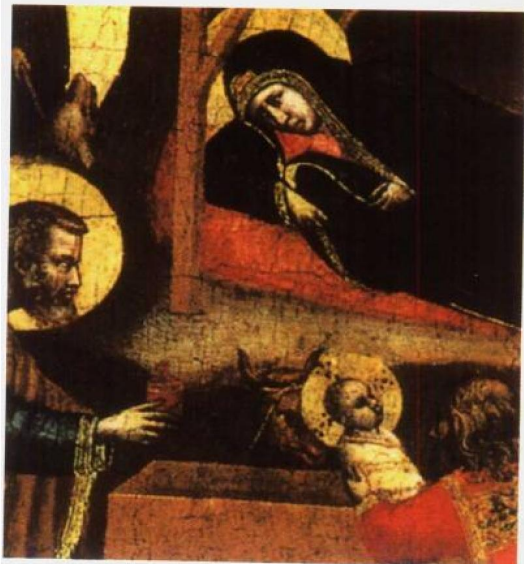


是啊,艺术如同人生一样,当你觉得它已经走到尽头,再也无法向前发展的时候,它总是掉过头来,以似曾相识的面目出现,再给你一个惊喜。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的就是这样的境界罢。譬如现代绘画在经历了达达主义、波普艺术、光效绘画与机器艺术之后,忽然又回到了现实主义,但这绝不是文艺复兴时代或者库尔贝式的现实主义,而是推向了极致的照相写实主义。这使我想起巴赫那首举世闻名的主题乐曲《音乐的奉献》¹。巴赫利用“无限升高的卡农”——即重复演奏同一主题,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得结尾最后能平滑地过渡到开头。这里充满了音符与文字的游戏,这里有各种形式的卡农,有非常复杂的赋格,有美丽而深沉的悲哀,也有渗透各个层次的狂喜。它是赋格的赋格,是各种层次的互相缠绕,是充满智慧的隐喻。

艺术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正如这样一首赋格曲,它不断地变调却又回复到原点,构成一个个充满智慧的怪圈。任何时代与社会都不会没有艺术,任何艺术都离不开美丽的梦想。

包括我的三个尚未完全实现的梦想。

基督降生



表现基督降生的绘画题材大概有成千上万种，但是意大利乔托的《基督降生》令我们惊叹。它高悬在欧洲绘画馆的展厅里，幅面并不大，但参观者们总是在这里驻足：这幅13世纪的画是那么精美，精美得让我们这些现代人惭愧。主要色调是红、褐与金色，圣母在马槽里生下耶稣，三王来拜，天使在空中飞翔，而

那戴着光环的小小人儿，正茫然注视着人间。圣母玛丽亚艰难地探起身子，深情凝视着她的儿子——这个即将在人间受苦并创造奇迹的上帝之子。

乔托无疑是文艺复兴时代绘画的开山祖之一。著有《十日谈》的伟大作家卜迦丘与诗人但丁都是他的好友，但丁非常欣赏乔托的画，乔托也非常尊敬但丁，在巨型壁画《乐园》中还画了但丁的肖像。乔托的画已经背离了中世纪绘画的模式而走入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在画面中构造层次，使人物与

背景有了立体感，他着意刻画人物的内在情感与情绪变化，追求着空间透视与运动感。他晚年致力于雕塑，他创作的“乔托之塔”现在仍然屹立在佛罗伦萨，美丽绝伦，令后来者仰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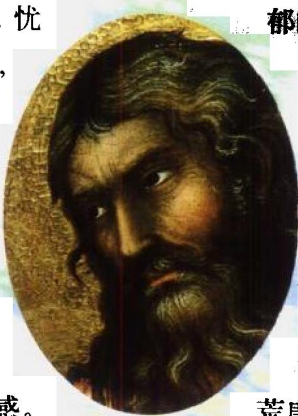
© 乔托 基督降生 (1267-1337年)

画布 45.1 × 43.8cm

圣安德尼

马提尼是杜乔的学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早期代表画家之一。他的绘画代表着西恩纳风格。如为西耶纳市政厅所作的《圣母加冕》的壁画就明显看出西恩纳的画风。这幅《圣安德尼》系马提尼的代表作之一。画面上，圣安德尼手持旧约，一副焦虑、忧郁的神态，似乎在对人世

间的平忧虑，武器，在对恶一个14世纪法十分细腻，有着十分强的是那本旧幅作品的中间面、缺乏立体感。



又像是以旧约全书为势力进行讨伐。作为的画家，马提尼的手人物的头发和衣褶都烈的质感，与之不同约，颜色鲜红，从整色跳出，并且显得平

荒唐的是，那本色彩鲜艳的旧约让我想起了30年前的红宝书，当年的人们也是这样怀揣红宝书与政敌据理力争。信仰使人们变得有力量，而信仰的崩溃使道德沦丧，社会脱序，然而，黑暗落后愚昧的信仰却会使人更加可怕，从这个意义来讲，人们又似乎应当早日从愚昧的信仰中解脱出来；我们究竟要不要信仰，到底要什么样的信仰，成为20世纪尚待进一步解决好的重要难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人类有着自欺的本能，这也就难怪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会引起人类的一片恐慌



◎ 马提尼 圣安德尼 (1315-1344年)

画布 57.2 × 37.8cm

了。上帝死了，人们总要去寻找新的替代物，否则，人类将用什么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进行一次遇难航程中的盛宴呢？

受胎告知

看到波提切利的名字，我们立即会想到他的名作《维纳斯的诞生》、《春》等，但是大都会博物馆中所选的两幅《圣约罗姆最后的晚餐》和《受胎告知》，却是我们不大熟悉的。



波提切利是集同时代之长的画家。他生于佛罗伦萨，少年时代便厌师厌学，曾被父亲认为是个没出息的孩子。稍长，去做匠人，开始显示非凡的绘画天才。波提切利曾在马帝奇宫廷中服务，是佛罗伦萨画派中最富于幻想和最为独特的画家。更为惊人的是他反教会思想，他的《春》与《维纳斯的诞生》便是代表作品，其中充满了对于人生的美好愿望与幻想。

《圣约罗姆最后的晚餐》与《受胎告知》是画家不多的宗教画，前者的布局很

像是教堂画，后者则是被许多画家所热爱的题材；画面的右边是圣母马丽亚(当时是木匠约瑟之妻)，当时她蹲在家中的木板地上，既是在小憩，又像是在冥想，她身后是简朴的柜子和床，好像都是木制的，显露出她“木匠家属”的身份，她的前方是一白纱帘，那里实际上是一扇门；天使正对着门，也就是在画面的左侧，对着玛丽亚在报告一个惊人的喜讯：上帝授予了玛丽亚圣灵，伟大的救世主就要在她的腹中诞生了！



◎ 波提切利 受胎告知 (1445-1510 年)

画布 34.3 × 25.4cm

天使自然生着翅膀，那对翅膀是属于波提切利的：它是跳跃的，生动的，好像刚从正对着我们的那扇门走进，她弯下身子，压低声音神秘地诉说着那个秘密，那个主宰了人类上千年的故事的源起。画面结构十分简洁，用色单纯，与华丽的《春》与《维纳斯的诞生》恰成对比。